

道教與佛教

蕭登福 著

現代佛學叢書

傅偉勳・楊惠南主編／



東土圖書



B9
20071

現代佛學叢書

港台書

道教與佛教

蕭登福 著

傅偉勳・楊惠南主編／東大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道教與佛教／蕭登福著．--初版．--

臺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

民84

面；公分．--(現代佛學叢書)

ISBN 957-19-1851-2 (精裝)

ISBN 957-19-1852-0 (平裝)

1.佛教 2.道教

218.2

84009737

◎ 道 教 與 佛 教

著作人 蕭登福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發行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郵 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臺北市復興北路三八六號

重南店／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

編 號 E 22040①

基本定價 伍元捌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



ISBN 957-19-1851-2 (精裝)

《現代佛學叢書》總序

本叢書因東大圖書公司董事長劉振強先生授意，由偉勳與惠南共同主編，負責策劃、邀稿與審訂。我們的籌劃旨趣，是在現代化佛教啓蒙教育的推進、佛教知識的普及化，以及現代化佛學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本叢書所收各書，可供一般讀者、佛教信徒、大小寺院、佛教研究所，以及各地學術機構與圖書館兼具可讀性與啓蒙性的基本佛學閱讀材料。

本叢書分爲兩大類。第一類包括佛經入門、佛教常識、現代佛教、古今重要佛教人物等項，乃係專爲一般讀者與佛教信徒設計的普及性啓蒙用書，內容力求平易而有風趣，並以淺顯通順的現代白話文體表達。第二類較具學術性份量，除一般讀者之外亦可提供各地學術機構或佛教研究所適宜有益的現代式佛學教材。計劃中的第二類用書，包括(1)經論研究或現代譯注，(2)專題、專論、專科研究，(3)佛教語文研究，(4)歷史研究，(5)外國佛學名著譯介，(6)外國佛學研究論著評介，(7)學術會議論文彙編等項，需有長時間逐步進行，配合普及性啓蒙教育的推廣工作。我們衷心盼望，關注現代化佛學研究與中國佛教未來發展的讀者與學者共同支持並協助本叢書的完成。

傅偉勳、楊惠南

自序

道、佛二教是影響國人生活最為深遠的兩大宗教。這兩大宗教，一屬本土，一為外來。佛教初期，多依附道教；道教後來也頗採佛說；兩者最後皆在中國生根發展。

就道教來說，始自戰國時齊威、燕昭之倡導，經秦皇、漢武等帝王之揄揚，再經六朝名士之愛尚，至唐、宋、明三代而被奉為國教，道教可以說已根深蒂固的生長於中國土地上了；在這長期的孕育、發展過程中，不管壇儀與義理，都自有它的完整體系與可看的一面。但在元、清二代時，由於當時帝王的揚佛而抑道，尤其清世大倡喇嘛教，道教明顯的受到抑制，於是歷經清代長達二百多年來的長期束縛下，遂使得道教逐漸式微。今日道教雖在民間仍擁有廣大信徒，但其理論與科儀則逐漸喪失，所存者僅是糟粕而已。今日的社會中，不僅像淮南王、嵇康、王羲之、葛洪、陶弘景、周敦頤、朱熹、俞正燮等對道教有所了解的大學問家已不復見，知識分子中甚且已難得再找到幾個能了解道教義理的人。這種情形，不僅使得它無力再和佛教相抗衡，更使得世人對道教常有誤解的情形產生。這些誤解，甚至包括了認為道教只是佛教的仿襲者。

因此，今日世人談到道、佛二教，都只知道道教受佛教影響者多，卻少有知道佛教亦曾吸收道教的思想理論。因而我們

如說道教影響佛教至深且巨，很少能爲人所信，也很難拆除人們自設的這道藩籬。這其間的原因，是由於世人只看到佛經中，都標明某朝某人所譯，看起來像是言而有徵；而道經則大都不標明年代，難以斷定跟佛經間的前後關係。再者，國人對自己國內的歷史、學說，瞭如指掌；道經中所講的神仙名字，何時才出現，此種理論何時形成，學者大都能明白，並能指出其真偽；但對於遙遠印度的風習、歷史，卻一無所知；更加上冠以佛所說的大頭銜，於是真偽便全憑傳譯者所說而認定。

今舉例來說，如西元一世紀以後才出現的阿彌陀佛名號，佛徒卻相信他在多劫前即已存在，學者也不敢直斥它的不實；而年代出現比阿彌陀佛早的西王母、女媧，則因大家熟知中國歷史，便硬說他們是虛構的人物。正由於國人勇於自貶且暗於知彼，因此元朝佛徒憊患帝室焚燬道經時，倡言老子只有寫過《道德經》，其他道教經典皆偽，全該焚燬；此種理由，歷來竟無人指斥其非。但我們如也以此標準來衡量佛經，那麼釋迦牟尼又何曾寫過一本佛經？再說，國人認為《老子化胡經》所說老子西出秦關入天竺，化爲釋迦牟尼之事爲偽，歷來焚滅該書的呼聲不斷，然而卻同意佛經說老子爲摩訶迦葉所化，孔子爲儒童菩薩所化，理由是它們是外譯而來的，就不會有偽^①，也

①佛教《造天地經》：「寶曆菩薩下生世間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子。」《清靜法行經》云：「佛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丘；淨光菩薩，彼稱顏回；摩訶迦葉往，彼稱老子。」（見《海錄碎事》十三引）釋迦的年代在老子之後，哪能遣摩訶迦葉前往中國，成爲老子？更遑論伏羲、女媧遠在釋迦之前了。

不會有人要求焚燬。再如咒語，學者鄙視道教的符咒；而佛教的咒語，在梵文中，原都有意義可尋的，但信徒卻認為用中國話唸不能起作用，用印度話唸就靈；關於這點，我想印度的知識分子大概也會驚訝於他們的語文，竟是梵天所用的文字，竟有消災除魔的作用；只不知用英文唸又會如何？

大家都譏詆道教攀附《老》、《莊》、《列》的思想，採用中土陰陽五行及方術之說；而卻很輕易的諒解佛教的輪迴說、因果論，是襲取印度教。且自小乘而大乘而密教，佛教不知吸取了多少當時學者、民俗及外道思想，溶為己說。大小乘的差別，在教理上，已由無常、苦、空、無我，轉變為常、樂、我、淨；在哲理的訴求上，幾已完全相反，而我們卻仍然同意它們都是佛教；然而對道教卻不這樣寬容。關於大小乘的差別，我們舉一段小乘的《長阿含經》和大乘的《大般涅槃經》，同樣描述釋迦牟尼死亡的情形，就不難看出大小乘兩者的差異。《長阿含經》中，依然可以看出釋迦對生老病死的無奈，而《大般涅槃經》則全把它當做是釋迦的神通示現。這種差別，和我們看《論語》中的孔子是樸實且深具人性的，但到後來，漢儒、宋儒則逐漸把他聖化、神化的情形是相同的。

中土學者，允許佛教中吸收了其它思想、民俗所形成的後起大乘思想，為佛教主流；卻不允許道教吸收老莊思想為它的一部分。學者們更甚且把先秦至西漢的神仙信仰，稱為方士道，而把東漢張道陵改良後的神仙信仰，說是道教；嚴格區分方士

道與道教，而不知張道陵只是許多改良者之一，並非創教者^②。以經典而言，在張道陵之前，已有道經存在，如《陵陽子明經》、淮南子撰寫的道書、《太平經》等。再以組織教衆而言，道教初期是由帝王倡導，如戰國時之齊威王、宣王，及其後的秦始皇、漢武帝。初期道教不是昌盛於民間，自無嚴密組織可言；但縱使是以組織教衆來看，也早在東漢初期已存在；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卷人維汜及其弟子李廣，都曾以宗教信仰，組織信徒，聚衆造反，事見《後漢書·馬援傳》。不論經典，不論教衆的組織，甚至存思、導引、藥餌、食氣、黃白冶鍊等修仙之方，都不始於張道陵；這足以說明道教不是張道陵所創。方士道和道教的差距，遠比佛教大小乘的差距小，然而學者卻斥道而揚佛，硬說道教創於張道陵。這種心態，都是由於國人對自己的過度貶抑、無自信；和對對方歷史文化的無知，進而盲目信仰的心理所影響。此種心態，正如曹丕《典論·典文》所說的「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

其實今日的佛教已非原始的佛教，而中國的佛教，其中更

②學者認為道教創自張道陵，並說到張道陵時，才開始以老子為道教之祖，跟道家攀上關係。其實張道陵的五斗米教，不論在修仙方法上、在神仙信仰上，均與先秦至兩漢的方士說息息相關。道教與老子的關係，以及老子被用來修仙，也都是在張道陵前，甚至在先秦時已存在，並不始自張道陵；《楚辭·遠遊》談到仙人王子喬時說：「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王充《論衡·道虛》說：「世或以老子之道為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這些記載都說明道教跟老子的關係在張氏之前已存在。有關這方面的探討，請參見拙作《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一書，西元1990年8月文津出版社出版；及拙作〈道教與道家——兼論道教創立年代〉一文，該文發表於西元1993年5月15日臺北淡江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宗教文化學術研討會。

雜糅了太多中土的思想和文化；也由於這些東西的加入，才能使得佛教不像在印度一樣的遭到淘汰，更進而能壯大而屹立不搖；並由中國向韓國、日本等地傳播。

又，宗教並無貴賤與高低之別，都同樣有它安撫民衆的效力，不應各自貢高，互相排斥。佛、道兩教，既然都是由長期演變，吸收各種養分而來，且同樣在中國土地上長期成長，自然兩教會相互吸收、相互影響。然而國人則較易看出佛教對道教的影響，甚少能道出道教對佛教的影響來。筆者以為兩種文化、兩種宗教，在相互交會時，都會出現摩擦與交融的現象。更由於筆者早期的研究佛教，和近十年來的研究道教，在翻閱兩教經典時，常會看到兩者交融的情形。加上因為世人了解佛教影響於道教者多，知道道教影響於佛者少；但事實上，道教對佛教的影響，可能遠比佛教影響於道教者多。因而本書僅就世人所較少論及的道教影響於佛者，來加以論述。

又，佛教傳入中原後，或為傳教方便，或因梵僧無太多的佛經可譯，於是便會有偽造經典，及援引中土思想、習俗、物事以摻入佛經的情形出現。更由於中印的交通，實不像想像中的難；早在《史記·西南夷列傳》中，已記載商人把四川的布和邛竹杖，經由印度販賣到大夏國。是西漢時，中土商人已遠涉印度，非僅後來印度僧侶來中土而已。且據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卷五所載，同時代的印度戒日王已遠慕唐太宗之威名。甚且中國西漢初已有的月中玉兔傳說，唐時也出現在印度民間（見《大唐西域記》卷七〈三獸宰堵波〉及本書第三章第一節的論述）。再者，更據史籍所載，唐時，不僅印僧知道來華的路

線，甚至連當時印度的戒日王都知道前往中國的道路有多條，唐·慧立本、彥棕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所載，玄奘法師欲歸國時，戒日王堅留不住，說：

弟子慕重師德，願常瞻奉，既損他人之益，實懼於懷，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

連印度帝王都知道往中國之路有多條，那麼彼邦的人士一定是常有往來者。中國的漢唐，都是當時國際聞名的的大國，聲威遠振，印度僧侶慕名東來的，實遠比中土僧人西去的多。以此情形，而說印度不受中國影響，實在也難；而說佛經不受中國影響，則更難。更有甚者，據唐·道宣《續高僧傳·玄奘傳》所載，印度原無《大乘起信論》，玄奘「譯唐爲梵」；則連中土所造佛經也有反譯回印度的情形出現。

道教影響於佛者，有儀軌上的，有哲理上的，有習俗禁忌，及鍊養術法上的。在哲理上的，如道教太極圖被唐代的宗密拿來解釋佛教唯識學、清代的行策用來說明禪宗曹洞宗的理論。又如莊子道體無所不在之說，對道生倡導衆生皆有佛性、《大乘起信論》標榜真如體性、隋·吉藏《大乘玄論》卷三〈佛性義〉主張草木有佛性、唐·湛然《金剛錚》以爲無情有佛性等等，均有影響與啓發；甚至唐代禪宗的不立文字、明心見性、頓悟成佛等，也都與老莊的思想有關。再者，在儀軌及習俗、鍊養上，道教的講經儀、壇儀、符印、星斗崇拜、安宅、葬埋、藥

餌、冶鍊、食氣、導引、靈籤、節慶等等，也都曾對佛經有所影響，常被佛經所襲用。而道教房中術與佛教密宗無上瑜伽，更有密切關係。本書即就這些方面，道教所影響於佛經者，來加以論述。並希望在宗教平等下，國人能拾回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

蕭登福序於

一九九五年·中秋

臺中大里

道教與佛教 目次

《現代佛學叢書》總序

自序

第一章 道教壇法科儀對佛教的影響

第一節 道教講經科儀對佛教的影響	2
一、中土儒學及道教的講經制度	3
二、中土儒講及道教說經對佛教的影響	19
第二節 道教壇場科儀對佛教的影響	26
一、道教壇場與佛教密宗金胎兩大曼荼羅	33
二、道教之壇儀禁忌與佛教壇制	38
第三節 結語	43

第二章 道教信仰、習俗、方術對佛經的影響

第一節 道教星斗崇拜及時日吉凶等信仰對佛經之影響	45
--------------------------------	----

第二節	道教符、籙、印對佛經之影響	49
第三節	道教宅葬、靈籤等信仰對佛經之影響	54
第四節	道教避穀、食氣及藥餌、冶鍊等方術對佛經之影響	58
第五節	道教方技房中術與佛教密宗無上瑜伽	66
一、	佛教密宗的無上瑜伽	67
二、	道教房中術與佛教密宗	68
第六節	道教節慶、習俗對佛經之影響	72
第七節	結語	78

第三章 道家道教哲理思維對佛教的影響

第一節	莊子道體論與道生思想	80
第二節	莊子道體論與《大乘起信論》的真如佛性說	95
第三節	莊子道體論與吉藏《大乘玄論·佛性義》之草木有佛性說	98
第四節	莊子道體論與湛然《金剛錒》無情有佛性說	100
第五節	道家老莊對佛教禪宗的影響	103
第六節	道教《太極圖》與佛教唯識學及禪宗的關係	113
第七節	結語	125

第四章 道教司命司錄系統對佛教檢齋及善惡童子說之影響

第一節 序言	127
第二節 道教司命系統與檢校功過日期	130
一、道教司命神的演變	130
二、道教司命神吏所用以記錄的簿籍及下凡核閱人世善惡功過的日期	133
第三節 道教司命系統對佛教的影響	144
一、道教影響下的佛教司命系統及檢齋日	144
二、左右雙童、判官及善惡簿記所衍生的業簿、業鏡、業秤、檀拏幢	156
三、道教庚申會對佛教之影響	165
第四節 結語	171

第五章 道教十二獸、十二神與佛教十二藥叉神將

第一節 十二獸探源	177
第二節 十二獸與道教十二神、十二將	186
一、三十六禽	186
二、十二神	190
三、十二將	197

第三節 佛經中所見之十二獸、十二藥叉、十二因緣	
.....	203
一、北涼·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中所見的十二獸	
.....	203
二、智顗、湛然十二獸精物爲妖說	206
三、十二藥叉神將與十二時神、十二獸、十二佛菩薩	
.....	209
四、宋·施護《十二緣生祥瑞經》中的十二因緣與十二獸	212
第四節 結語	221

第六章 道教中元節對佛教《孟蘭盆經》及目連傳說的影響

第一節 序言	231
第二節 道教中元節	234
第三節 《佛說孟蘭盆經》的真偽	244
一、中印曆法不同，道佛節慶互異	249
二、道重家族佛重個人，救贖方式各異	251
三、孝親觀念爲中土特色；印土並不強調孝	257
四、此經有貶抑道士語，應出道教救贖後	258
五、此經內容與道教中元日誦唸的道經相近	258
第四節 歷代中元節慶和目連救母故事的衍變	261

第五節 結語	290
第七章 道教血湖地獄對佛教《血盆經》的影響	
第一節 序言	297
第二節 道教血湖地獄	300
一、道經中的血湖地獄	300
二、血湖地獄的成因	305
第三節 佛教《血盆經》	308
第四節 結語	316
參考書目	321

第一章 道教壇法科儀對佛教的影響

道教和佛教在壇法科儀方面，相近者多，對於這種雷同的情形，學者向來都認為是道教採自佛教；其理由是佛經有譯作年代，有譯者姓名；且許多是在大譯經場，由多數飽學之士所組成的譯經團所斟酌譯出的；在此情形下，所譯出來的經文，不應是抄襲中土的東西，相反的是中土抄襲了佛經。其實這種論見，是由於對印度的不了解，同時也是不能以事情產生的年代先後來做具體的推論所形成的。以壇法科儀而言，道教早在秦漢之世的方士神仙時期，據史籍所載，就經常有方士向帝王進獻祭壇、科儀；而秦始皇、漢武帝時之方士鼓吹封禪，則又是祭儀中之大者。

再者，道教仿照人間帝王的政治組織與制度，來規劃教儀；所以人間有帝王將相，天界也有帝王將相；人民呈給帝王的書信稱上章，教徒給神祇的書信也稱上章。帝王舉事有一定的禮儀規範，因此道教行事也有一定的科戒儀軌。

道教的壇法科儀，既然早在道教的方士期即已具備，而佛教初期以了悟四諦、十二因緣為主，並不重視祭祀儀軌，佛教壇場祭儀談得最多最完備的，是興起於西元八世紀時的密宗；在年代上，已較道教晚了許多。因而佛道兩教在壇法科儀上的雷同，由歷史的源承看，及由所用的名相多中土物事上看，則應是佛教抄襲道教者多。今由於佛、道的各種壇